

从博雅书院教育的角度来看 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

季 淳

摘 要: 本文先从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视角来探讨美国高等教育,从17世纪的起源,到19世纪与20世纪的重大变迁与发展,再论及美国公立大学的起源和各种大学的类型与排名,最后再从现代博雅书院教育入手,检视美国公立大学之中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以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目前推动的博雅书院教育的实验。

关键词: 美国高等教育;博雅书院教育;通识教育;美国文理大学;博雅书院;美国授地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1-0065-09

一、前言

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大学要教什么?学生又要学什么?以名观之,大学教育应该学的是“大学”(big learning)而不是学“小学”(small learning)。所谓“大的学问”指的是“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之学,而“小的学问”则指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前者也就是做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称为博雅书院教育^①(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大哉之学。

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究从17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但是若从博雅书院教育的角度切入,将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美国高等教育的立意精神何在,以及在过去的400多年来,美国大学如何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来维护实践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同时,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相信从此较为根本的角度出发,本文的探究可能也会对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启发。

二、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博雅书院教育

美国早期的大学几乎都是由基督教会所创立的私立大学(如同以前的金陵大学与燕京大学),它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也不例外。因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专业分工远不及今日细密,加上教会办学的理念,以及当时大学教育仍为上流社会的子弟所专属等原因,所以哈佛学院于1636年创办时所提供的教育就专注于神学、人文、艺术等领域,也就是后人所谓“大哉之学”的博雅书院教育。而当年的哈佛学院也以人文艺术学院之姿成为今日美国的文理大学,乃至成为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之滥觞。

古典的博雅书院教育着重于“全人教育”(whole education),不仅包括了广泛的知识教育、文化上的熏陶、自我的定位与实现,更包括了道德与人格的训练课程,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养性”与“安身立命”之学。传统上,博雅书院教育没有可以帮助就业的科系与课程,因为专业训练被视

作者简介: 季淳,男,中国台湾高雄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西方文理大学(Occidental College)政治系终身教授兼东亚研究系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两岸关系、博雅书院教育。

为“小的学问”，所以不宜在“大学”里开设此类课程。

博雅书院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英文名谓中的“liberal”一字与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无关，它指的是此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知识上的“自由人”（a freeman），而不是“识盲的奴隶”（an intellectually blind slave）。至于“arts”一词则可追溯到中世纪欧洲所强调的“七艺”之学（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但是到了17世纪的美国，就如同前述的哈佛学院，博雅书院教育只着重于神学、人文、艺术等课程。所以严格来说，当时这些学院只是人文艺术学院，直到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也包括了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之后，这些私立的小型学院才有了今日文理学院或文理大学的规模。到了21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学界更进一步地开始讨论将工程学科纳入博雅书院教育的可能性^②。

至于当代的博雅书院教育在具体实践的层面所展示的内涵，以及此种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处，将于本文第六节进一步地阐述。

三、美国高等教育的变迁：从文理大学的博雅书院教育到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教育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渐趋专业化自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真正冲击美国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外在力量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中的两个阶段，两者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古典博雅书院教育所遭逢的第一波挑战，来自于19世纪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 1865—1877）。第二波挑战则来自于20世纪前叶的经济大萧条（The Global Great Depression,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论是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百废待举，还是大萧条期间重振经济之需要，都使古典博雅书院教育变得世俗化与专业化，或是说从“大学”（big learning）教育开

始转型为“小学”（small learning）教育。我们试想在一个百废待举、野有饿殍或是百业萧条、食不果腹的社会，如何还可以盛行魏晋之风，清谈“安身立命”与“修身养性”呢？不久之前才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Great Recession, 2007—2012）的例子，虽不中，亦不远矣。于是在经历了上述两波的冲击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向下述的两个方向转变。

如前所述，第一个转变是在原有的人文艺术学院的课程之中，加入了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成为今日的文理学院或文理大学（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college, 简称liberal arts college）。此种转变以创立于1793年，经常在各种排名之中名列前茅的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以及宋美龄女士和于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母校——韦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为代表。这些学院也可以被译为文理大学，因为它们至少具备了人文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不同的学门或学院，而以大陆和台湾的标准来说，它们应该被译为“大学”，而非“学院”。而这些学院仍然保留了college之名，是为了保留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博雅书院教育的传统，这可能是一些戮力追求从学院“升格”为大学的人士所难以理解的。

另一个转变则是将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程纳入博雅书院教育以外，再进一步地成立了工程、教育、法、商、医、农等等的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而成为今日最为常见且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譬如说，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加上了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之后，就称为或必须称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而其中保留的哈佛学院就成为哈佛大学提供四年大学本科教育（undergraduate education）的场所，而这些后来成立的专业学院就以提供研究所教育（graduate education）为主，以保持大学本科教育的纯净性。即便如此，这些年来哈佛学院也日趋专业化。无怪乎学院的前院长刘易斯（Harry R. Lewis）曾于2006年撰书质疑，书名为《失去灵魂的卓越：一所伟大的大学是如何忘记其教育的宗旨》^③。不过相对于后来创办的许许多多的公立综合性大学，

哈佛大学以及一些其他的常春藤联盟大学（The Ivy League），已经尽量避免这些专业教育的课程过早地“污染”大学的本科教育。而早在创校之始，这些公立综合性的大学就已经将这些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专业学院与科系，纳入了本科教育的学术殿堂，其中又以工学院、农学院和商学院为最，成为学生趋之若鹜的显学。至于医学院、法学院和教育学院基本上仍属研究所教育的范畴。

由上述的发展也可得知，美国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与文理大学（college）之分际，并不在于是否有数个不同的学门（院），而在于是否有着重于所谓“小学”的专业学院。而在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经历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这两波冲击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此分道扬镳，造就了今日居多数的大型综合性大学与少数的小型文理大学并存的局面。

最后，我们也可以就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从博雅书院教育转换到专业教育之间历史变化的轨迹，反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在早期成立且迄今仍然屹立不摇的主要大学都在距今大约百年之前成立，如在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和于1911年创办的清华大学。那时的中国外有列强窥伺、内有军阀割据，再加上此时美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大学，都已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而渐趋世俗化与专业化，所以这些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大学，从一开始就因为着重于“经世致用”的专业教育的时代必要性，而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抱古典大学教育“安身立命”与“修身养性”的核心价值，不论是和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与人格教育、或是和所谓“礼失求诸野”的美国博雅书院教育都有一段或远或近的距离。

上述发展的趋势在大陆高等教育已如是，在台湾犹有过之。就以于1927年先在南京创办、后于1954年在台北复校的政治大学为例，虽然今日该校已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但是当年创办该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治理人才而以法政专业教育为主。而于1928年日据时代成立的今日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则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需求，再加上不鼓励台民研习法政，所以该校以提供医农理工等的专业教育为主。

总而言之，美国注重博雅书院教育的文理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可说是付之阙如。唯一的例外是香港的岭南大学和在今日香港中文大学之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立的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香港的经验相当独特但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院校都和清末民初时由美国和英国的教会创办的十三所基督教会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美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起源

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学府。除了那些以常春藤联盟大学为主的私立大学和一些小型的文理大学之外，它还拥有数以百计的公立综合性大学，其中包括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和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等重量级的研究型大学。相对于私立院校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公立大学何时产生？创校的宗旨为何？又可分为哪些类型？

为了呼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社会阶级平民化的改变，美国国会分别于内战时期的1862年和之后的1890年两次通过了所谓的“摩瑞尔法案”（The Morrill Acts of 1862 and 1890），由联邦政府授予土地给各州成立“授地大学”或是“赠地大学”（The Land-Grant Universities）^④，包括于1863年2月立即根据此法案，先后由州级的“授地大学”升级为联邦级的“授地大学”并且日后成为此等教育改革典范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两所大学，以及之后数年到数十年纷纷成立或升级的几十所公立大学，如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虽然在此之前已有诸如于1817年成立的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于1819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等老牌的公立大学，而且联邦级的“授地大学”也包括了今日一些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等少数的私立名校，但是依据《摩瑞尔法案》而诞生的公立大学早已成为该国公立大学的核心，也成为今天在

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英国的公立大学系统的前身。

之前提到美国国会通过《摩瑞尔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呼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社会阶级平民化的改变。所以，相对于传统博雅书院教育所注重的较为抽象的人文艺术课程，该法案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聚焦于农业、工程、科学和军事科学等较为具体的实用学科的教学。这个重理工、轻人文的特色在该法案1862年版的正式名称之中明白地揭示：《1862年农业与机械工程授地学院法案》（Land-Grant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 Act of 1862），成就了美国高等教育从文理大学的博雅书院教育到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教育的变迁之中，最为重要的篇章。

法案同时肩负着一个更为高远的使命。在此之前美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服务有钱又有闲的上流社会子弟的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而不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所以，《摩瑞尔法案》广设公立大学、扩大招生之门，以及提供以农工为主的实用技术课程，不但响应了社会阶级变迁之下平民的需求，也为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创造了可能性。

在关注阶级差异的同时，《摩瑞尔法案》并没有忽略内战结束之后的种族差异。因此就有了1890年的第二个版本，要求内战之前蓄奴的南方各州提

出证明种族不是审核入学的标准，否则就要分别设立给少数族裔就读的授地院校，于是今天的一些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院校（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就在当时应运而生。

所以美国国会于19世纪中叶和末叶两次通过的《摩瑞尔法案》，不仅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从较抽象的博雅书院教育走向较专业的实用技术教育、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更试图消弭族裔之间的差异。依据此法案而成立的诸多公立大学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之中，除了私立的综合性大学和私立的文理大学之外的另一种类型。

五、美国大学的类型与排名

美国有大约3000多所大专院校，除了两年制的小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之外，其余的四年制大学大致可以区分为六种。在公立与私立的综合性大学的两大范畴以外，再加上私立文理大学的系统，一共就有三大类型。每一类型的大学之中又可以因为是否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外州或是否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而可区分为全国性与地区性的大学，所以一共可以分为以下表1列的六种类型^⑤（括号中为从东岸的麻州及西岸的加州选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表1 部分全国性地区性与地区性大学

全国性私立大学 （麻州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地区性私立大学 （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
全国性文理大学 （麻州的威廉姆斯文理大学：Williams College）	地区性文理大学 （加州的惠提尔文理大学：Whittier College）
全国性公立大学 （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地区性公立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除了全国性与地区性的分际之外，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学也因为与博雅书院教育的亲疏远近，以及办学的宗旨是研究型、教学型还是职业型而有所不同。

从以博雅书院教育为核心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首先，如哈佛大学一般具有悠久书院传统的全国性私立大学，和某些一流的地区性私立大学仍然在本科生的教育内涵之中，保留着博雅书院教育的传统；其次，毋庸置疑的是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文理大学百年来仍然弦歌不辍，忠实地实践着博雅书院

教育的内涵；至于一些全国性的州立大学则在大量的专业课程之外，也努力地加入了一些博雅书院教育的元素；最后，可以说所有的地区性州立大学都和博雅书院教育的距离非常遥远了。

就办学的宗旨而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工相当清楚：全国性的公私立大学都以研究为主、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文理大学则都以教学为主，而地区性的公私立大学除了以教学为主之外，某些院校也提供一些职业教育的课程。当然有一些较为商业化的私立大学只针对市场的需求，提供职业教育的课程。另者，

两年制的小区大学除了提供一般四年制大学前两年的课程之外，也肩负着提供职业教育的任务。

我们就以美国最庞大也是最优秀的加州公立大学系统为例。该系统由以伯克利分校为首共有10所分校的加州大学系统，和以长堤分校（Long Beach）为旗舰学校共有23所分校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共同组成。前者比较重视研究、学术训练和研究生的教育；后者则着重于教学、职业训练和本科生的教育。虽然两大系统如同美国其他的公立大学一样，都有基本的通识教育，但是谈到博雅书院教育，两者就有所不同。两个系统都有面向优秀学生的某种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或荣誉计划（Honors Program）的设计，但是总的来讲，加州大学系统比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提供较多特别设计的荣誉课程，而前者往往也会辅助以一些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或是住宿计划（Residential Program）的配置，所以这些院校对于博雅书院教育的高远目标，可以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些全国性公立大学具体的做法会在第七节详述）。

既然美国大学有清楚的分工，那么这些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不同类型的大学在排名上孰优孰劣？可以被公正地比较评量吗？

众所周知，任何种类的大学排名与评量总是无可避免地充满了争议，美国的情况自不例外。即便如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从1983年开始每年秋季发布的大学排名，还是被广泛地使用与讨论，因而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但是基于全国性的综合大学和文理大学不论在教育的目标还是内涵都截然不同，所以它每年分开公布了包括312所学校的“全国性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s）和有着233所学校的“全国性文理大学”（National Liberal Arts College Rankings）的两种排名。虽然此种作法可以避免把橘子和苹果放在一起比较的尴尬，但是却无法满足学生、家长和高中辅导人员的需求。因此长期以来，因为从事商业排名而著名的《福布斯杂志》（Forbes）就于2008年第一次公布了它自己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

根据该杂志2018年八月发布的“美国顶尖大学”（America's Top Colleges）的排名，前十名的

学校毫无例外地都是全国性的私立大学，第十名到第二十名的学校则有五所全国性的私立大学，一所全国性的公立大学，以及四所全国性的文理大学。若就前50名的学校来看，共有25所全国性的私立大学、6所全国性的公立大学，以及19所全国性的文理大学。由此观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基本上是由全国性的私立大学所主导，但是若就前50名学校的分布数量上来看，全国性的私立大学和文理大学两者几乎等量其观、各擅胜场。

虽然《福布斯杂志》的排名可能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排名争议性更高，但是至少可以给那些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学者，和那些同时被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所录取的学生一些线索来做比较。

六、什么是现代的博雅书院教育？

从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脉络来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变迁、类型和排名，因为高度不同，自然有着独特的意义。但是博雅书院教育从1636年的哈佛学院肇始，至21世纪，究竟它的现代意义为何？如何去实践它的理念？它又如何不同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对于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与其去定义它是什么，不如去定义它不是什么，可能更加容易了解它真正的涵义。

文理大学所提供的博雅书院教育是培养“通才”^⑥（generalists）的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与全人教育（whole education），在住宿学习（residential learning）、亲密互动的学习，以及小班制（多数课程少于20人）的教学环境之下进行个别化的指导。美国全国性文理大学的学生数目一般在2000人以下，师生比在1：10左右。在如此精致化的学习环境里，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都有着既深且广的互动，因而建立起一个有着既严肃又严格的学习气氛的教育社群，训练学生成为不仅有知识（knowledge）和见识（information），而且有广阔视野（vision）的现代公民。

相形之下，综合性大学所提供的专业教育，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培养“专才”（specialists）的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在全校往往有数

万学生之谱、每堂课有数百学生之多的庞大学习环境之中，提供较具专业性（professional）、职业性（vocational）、技能性（technical）和实用性（practical）的训练。训练学生成为工作能力取向的专业技术人员。所以美国的博雅书院教育和专业教育不论就规模、目的和师生关系而言，都是大相径庭，代表了两套不同的高等教育传统。

博雅书院教育也不同于通识教育。但是因为国内比较缺乏博雅书院教育的经验，再加上它和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不同，注重的是非专业、非职业、非技能与非实用的教育内涵，所以许多人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两者之间高度的相似性与依存性，所以要用言词加以解释其中的区别也是高度困难的。简而言之，博雅书院教育是此种非专业教育内涵之中较为抽象的“神”（spirit），而通识教育则为其具体而微的“形”（framework）。若就“体用论”的对比来说，前者为“体”、为“主体”（非“形体”）、为“根基”，后者为“用”、为“应用”、为“枝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更加具体地说，通识教育是一个广泛接触各种基本知识的学习过程，仍然是一种可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被评量的知识传授之学。而博雅书院教育是以人格、个性养成为取向的“修身养性”（self-cultivation）和“安身立命”（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之学。因为此种教育没有固定的形式，所以即使可以被评量的话，也将是一个极为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总之，任何一流的文理大学必然有一套扎实的通识教育，因而“形神兼备”，但是任何一个综合性大学，虽然一样有着通识教育的课程，却往往因为缺乏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徒然“有形无神”。因为博雅书院教育的精华不在于一套“机械式”地提供的课程，而在于老师对于学生如“春风化雨”一般、近于无私的承诺与奉献。所以一个理想的书院教育，就如同台湾成功大学的黄昆岩老师所形容“教养”就像“风”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无形也无踪，但是当清风拂面之时，受者自当心领神会。^[1]

所以博雅书院教育应该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从数个如同哈佛学院一样位于美国东岸

的常春藤联盟大学的书院，到数以百计像威廉斯文理大学一般遍布全美的独立的小型文理大学，在在述说着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公开的，因为对于美国中上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无人不知，但是绝大多数的国人，对于这些小型的文理大学所提供的优质博雅书院教育，几乎一无所知。

如何证明博雅书院教育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本科教育呢？虽然此类教育模式较为抽象，不容易被以量化的方式来评鉴，但是所谓“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从长期以来博雅书院教育的毕业生的表现来做论断。

虽然美国文理大学的毕业生在数量上远逊于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今天美国大约1500万的大学生之中，只有约30万也就是2%的学生，在文理大学就读），可是前者在社会许多领域之内，都有远超过其所代表之比例的卓越表现。

一份1998年的调查显示，尽管当时只有3%左右的大学生毕业于文理大学，可是美国8%的企业行政主管（CEOs）、19%的总统（包括尼克松和里根两位总统）、23%的戏剧类、19%的历史类和18%的诗文类的普立兹奖（The Pulitzer Prizes）得主，以及20%美国大学较古老也是较优秀的“斐陶斐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成员都是毕业于这些私立的小型文理大学。^[2]而在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代表共和党的麦肯（John McCain）和民主党的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两位候选人，以及前面提到的在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母校也都是些小型的文理大学。

同一份调查也显示这些文理大学的毕业生在科学领域内的表现也不遑多让。他们拿到科学博士的比例也两倍于一般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而在调查前两年内的数据也显示他们占有了20%的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席次。^[3]

上述的统计数字也清楚地说明这些学费昂贵的小型文理大学在世俗化、商业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观念不断地冲击之下，仍然能够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七、美国公立大学之中的博雅书院教育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和私立小型文理大学并存至少百年之久的美国公立大学，在其庞大的系统之中，究竟又有哪些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可以平衡这些院校过度重视实用技术的专业教育呢？

美国许多的公立大学对于如何实践博雅书院教育各有不同程度的作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两大类型。

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校内一共成立了三个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以成立最早的“麦迪逊学院”（James Madison College）来说，它约有1150位学生，单独招生，以研究国际关系为主，是一套自有师资、课程、主修和宿舍的精英书院教育的模式，可谓是公立大学里面“校中之校、城中有城”的代表之作。

相对之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模式远较前者平民化许多。它在校内设有六个主题化的“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每一个学院有3000到4000名左右的学生，前两年住校，没有专属的师资、课程和主修，而是以和学院主题相关的各种住宿、学术、和课外的社团活动为主。但是该校在过去这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模式，并不十分成功。其原因至少有三：（1）主题（如文艺复兴、社会责任、平衡的生命等）似乎过于广泛高远，而且彼此之间缺乏连贯性；（2）该模式没有专属的师资、课程、和主修，所以不够严谨；（3）学生人数过多。可是即便如此，此一模式仍然成为美国公立大学的平民化住宿教育（residential education）的代表。

总而言之，从本文所举出的各种公私立大学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的四种书院教育的模式，其中的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从上到下依序递减，反映出每一个模式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威廉姆斯文理大学模式：一所独立的小型私立文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书院，学生尽在其中，无所遗漏。

哈佛大学模式：一所存在于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中的本科生书院，所有的大学部的学生尽在其中，

无所遗漏。

密歇根州立大学模式：数所存在于综合性公立大学之中的小型精英书院，只有少部分大学部的学生纳入其中。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模式：数所存在于综合性公立大学之中的大型住宿学院，所有的大学部学生都归属其中，无所遗漏。

八、两岸四地的博雅书院教育

有鉴于“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的重要性，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一些大学在过去十多年以来，纷纷以设立住宿书院的方式来推动博雅书院教育，其中包括了大陆的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康书院”和北京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Schwarzman College）；台湾的政治大学的“政大书院”、新竹清华大学的“清华学院”、东海大学的“博雅书院”、中正大学的“紫荆书院”、亚洲大学的“三品书院”和中华大学的“中华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五所新设的书院和澳门大学的住宿学院，等等。

附带一提，作为一个小型华人社会的新加坡也和耶鲁大学合作，于2013年成立了耶鲁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学院（Yal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llege），招募100名教授和1000名学生，以1：10的师生比来培养未来新加坡社会在各个领域所需要的领导人才。该学院并提供百分之二十的名额，面向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招生，以期进一步国际化新加坡的高等教育。

既然博雅书院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直到今天也是美国本科生教育的典范，那么前节所述的美国大学的四种书院模式是否可以给我们参考？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推动博雅书院教育的各种实验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虽然可以说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在上述的四种模式之中，从上到下依次递减，但是国内的大学却不能“取法乎上”（可能除了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和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之外），因为

美国前面两个私立院校的模式自有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优越的财务条件。在只能取法乎“下”的情况下，那么在和国内的大学较为接近的两所美国的公立大学所展示的后两种模式之中，哪一个较适合我们借鉴呢？在高等教育的两大终极目标——卓越与平等（Excellence and Equity）之中，密歇根州立大学模式追求的是精英式的“卓越”，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模式则是以低调的方式“追求卓越的平等”（Equity with Excellence），或是“追求平等的卓越”，也就是“普及性的卓越”（Excellence with Equity）。由此观之，后者可能最适合国内参考，以住宿教育为起步，在“卓越与平等”两者之间逐步渐进。

那么在国内推动博雅书院教育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知道博雅书院教育必须“形神兼备”，那么在推展此种精致化教育的同时，也会遭遇到从这两方面来的挑战。

在“形”的方面，由于博雅书院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识教育和住宿教育，所以要在国内发展，首先就会碰到在通识教师的数量上，以及教学质量上的种种挑战，再加上住宿资源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挑战，可谓是困难重重。

至于在更为重要的“神”的方面，因为博雅书院教育的精华并不在于一套“机械式”地提供课程、或是宿舍的硬件设施，而在于老师对于学生如“春风化雨”一般、近于无私的承诺与奉献。因此这可能就成为在国内推动博雅书院教育最大的挑战，因为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并没有博雅书院教育的经验。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的大环境里面，不论在文化上、观念上和制度上存在的种种挑战。譬如说我们的学生从小在考试领导教学的环境中成长，到了大学阶段才开始接触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是否已经积重难返了？再者，如果在理想中的大学阶段只修习博雅书院教育着重的“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大哉之学”，到了研究所阶段再念“经世致用”的“小学”的话，那么不继续升学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最后，是我们的社会从学校、家长到学生可以接受在毕业学分之中，只有少数是专业主修学分，其他都是通识教

育和住宿教育的学分吗？

总之，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推动博雅书院教育势必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如何克服“橘逾淮为枳”的难题，找出一条最适合本土历史文化条件的道路，值得大家共同努力。

九、结语

本文先从古典博雅书院教育的视角来探讨美国高等教育从17世纪的起源，到19世纪与20世纪的重大变迁与发展，再论及美国公立大学的起源和各种大学的类型与排名，最后再从现代博雅书院教育入手，检视美国公立大学之中博雅书院教育的内涵以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目前推动的博雅书院教育的实验。

博雅书院教育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昨日之起源、今日之典范，那么又将如何走向未来呢？

今天美国的博雅书院教育，正在面临自19世纪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以及20世纪的经济大恐慌时期之后的第三波冲击，而这一波冲击的内容也相对复杂。随着有第三次工业革命之称的数位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的兴起、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Great Recession, 2007—2012），加上中国迅速崛起给西方带来的挑战，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另一波更严峻的转型压力，而传统的博雅书院教育正是首当其冲。

譬如说有些公立大学开始考虑削减通识教育的课程，以期提供更多的空间给专业的应用科技课程，并缩短学生修业的年限。笔者任教多年的西方文理大学（Occidental College）也在2017年正式成立了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的主修，以配合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需要。至于尚称注重博雅书院教育的加州大学系统，近年来也有较多的分校除了经济主修之外，也开始设立了更为专业的商业主修。

不过同时也有重量级的大学，如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开始探讨将工程学科和博雅书院教育结合的可能，该校也于2017年揭幕了耗费七亿美元的“南加大村”（USC Village），提供给本科生更好的住宿学习的环境。再加上在世界的范围内，博雅书院教育的推动正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社会之中方兴未艾。所以，

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昨日之起源、今日之典范的博雅书院教育, 未来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地展现不同的风貌(譬如说以研究学科史的方式和工程、教育、法、商、医、农等专业学科结合), 进而继续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 仍然令人高度期待。

注释

- ①“博雅书院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词的翻译因人而异, 有人因其重视文学与科学的内涵而译为“文理教育”、或住宿教育的内涵译为“书院教育”, 最为普遍的译名则是取其博大典雅之义而译为“博雅教育”, 又有一说此译名也是根据它的英文“ber”和“arts”的发音而译为“博雅”, 不论如何, 笔者认为唯有译为“博雅书院教育”才可一窥全貌, 至于“文理教育”一词, 因为今天此种教育早已纳入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不十分贴切。
- ②关于“博雅书院教育”更多的内涵, 请参阅 Rebecca Chopp, Susan Frost, and David H. Weiss, eds., *Remaking College: Innov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③Harry R. Lewis,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6.

④关于“授地大学”更多的内涵, 请参阅 Stephen M. Gavazzi, and E. Gordon Gee, *Land-Grant Universities for the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 ⑤严格来说, 还有第七种类型的四年制大学, 就是包括如位于纽约市的茱利亚学院(The Juilliard School)和加州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之类, 着重于表演艺术和艺术设计的专业学院。
- ⑥譬如说人文和社会科学学士和硕士的学位的英文名称, 不论学科, 都是“艺术学士”(Bachelor of Arts: B.A.)和“艺术硕士”(Master of Arts: M.A.), 而除了少数音乐、教育、法学、医学、企业管理、公共行政等专业学科以外, 其他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的英文名称都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这些学位名称的英文原义反应了古典大学教育培养通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黄昆岩. 黄昆岩谈教养[M]. 台北市: 联经出版公司. 2004.
- [2][3]The Nation's Top Liberal Arts Colleges. College News. (<http://www.collegenews.org/topliberalartscolleges.xml>), May 2, 2007.

Origin,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sung Chi

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classic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its critic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from being liberal arts-centered to professionally centere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and then touches upon the origin of American public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ranking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Lastly, making references to contemporary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t examines the content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ithin American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those experiment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urrently undertaken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Key wor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iberal Arts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American Liberal Arts College; American Land-Grant University